

新年的第一天,教室里并不安静。早上八点半,我们已经开始上课。不同程度的孩子混在一起,棋子落盘的声音此起彼伏,节奏紧凑,却不急躁。

十点钟,一个很小的男孩站在教室门口。他刚满四岁,叫董语默,小名小木鱼。

他牵着妈妈的手进来,一进教室,就紧紧拉着妈妈的手。我走过去,轻声说了一句:“新年好,欢迎。”我去拿了两袋连在一起的面条糖,再走回他面前,说:“我先给你出一道很难的题,好不好?”他抬起头,看着我。我把糖亮在他眼前:“你猜猜,哪个颜色比较好?”他伸出小小的手指,指向其中一袋。我立刻说:“哇,这么难的题你都猜对了。”然后告诉他:“那你先和妈妈玩一会儿棋吧。”

他先坐在妈妈怀里下棋。不是学习,不是规则,只是摆棋、放棋。九路棋盘上,黑白子慢慢堆在一个角上。过了七八分钟,我再走过去时——那个角,已经被他们摆满了。他一边下,一边和妈妈说,他想就这样坐在教室角落,陪着妈妈下棋。那一刻我知道,他已经安定下来了。

我问他:“你是来学围棋的吗?”他点点头。“那你为什么要学棋呢?”他说了两个字:“聪明。”我笑了。然后我请他:“要不要坐到妈妈对面,正式下一盘?”他点头。那一刻,他离开了妈妈的怀里。



编者按:“云中谁寄锦书来”“家书抵万金”……历史久长的书信淡出生活,一部手机让信息瞬间抵达你我,AI秒成一封得体的问候信。而那手写的信,字迹枯盈是情绪的细微变化,带着体温、呼吸、墨香与山川花草的气息。你可曾写过信?收到过信?你想在纸上写一封信吗?今起请看一组《飞鸿往来》。

写信是我们有点年纪的这一代人遥远的记忆,寄信是放飞笔下的满腹心事和期待,来信是收获快乐和幸福的关键词。日月变迁,不知不觉写信寄信收信都慢慢淡出了视线和生活,让人不由得怀念那些有信的日子,从前慢,记忆带着诗意,有滋有味。岁末年初忍不住回望,镌刻在生命中的那几封信逐渐清晰起来……

第一封信当然必须是情书,熟龄之人皮厚,不怕自曝陈年狗粮。20世纪80年代,共事一年的男同事与我彼此看对了眼,终于等到男士表白,但女子也不能马上答应,回家告知父母后才下定决心——毕竟在同一个单位,万一谈不成,以后相处尴尬。话说几天过去了,怎么回复呢?灵机一动,我写了一封字数很少的信,具体写的啥忘记了,装在信封里封好,写上某人收,大模大样去了他办公室,说我在楼下收发室看到你的信,顺便带上来。他反应也快,回说谢谢你小郭。后来追问,他说看信后心里有

棋,开始属于他。“围棋是怎么下的?”我问。“黑白子、白子。”他说得很确定。我笑着说:“那你不是已经懂了吗?”他突然认真起来,像是意识到:这件事,是属于他的。奖励的面条糖,是他的了。

下到三十手左右,我开始慢慢介入。我撤掉多余的棋子,只留下关键的形状。棋盘上还剩下六个子。在我的引导下,他又撤掉了两个。四子围一子,这是最标准、最清晰的形状。他看着棋盘,看着那个被围住的棋子,然后伸出手——他提掉了人生中的第一颗棋子。那一刻,不只是棋盘上少了一颗子。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亲手“提掉”的棋子。

接着,他又找到了第二处,再次完成了一次“吃子”。吃完之后,他看着棋盘,很认真地说:“没有了。”确实,没有地方可以再提了。

我没有告诉他答案。我把黑棋盒子推到他面前,把白棋收走,说:“如果你现在是黑棋,你会下哪里?”这是换位思考。他想了很久。最后,他指着一个地方,说:“连上。”他说得不急,却很笃定。因为如果不连,黑棋下一步就能提掉一个子,而另一个子,也已经死了。

我把白棋重新交回到他手里。轮到他下了。他说:“我连上。”他连住了自己的两个棋。这一刻,他不是在模仿,而是在理解。

这一堂课,没有被切断。45分钟,从进入教室,到下完这盘棋,像一条顺着流下来的小河。他学会了什么?黑白、公平、围住、判断、等待、选择、换位思

棋,开始属于他。“围棋是怎么下的?”我问。“黑白子、白子。”他说得很确定。我笑着说:“那你不是已经懂了吗?”他突然认真起来,像是意识到:这件事,是属于他的。奖励的面条糖,是他的了。

我常常会想到《围城》中方鸿渐的一个乌龙恋爱事件。他和苏小姐这件事,是他从船上遗留下来的风流尾巴。本来下船后他就应该和苏小姐保持界线,当他爱上唐小姐,他更应该保持界线。但他却说“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每到苏家一次,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话又多说了。”

苏小姐到底有什么恩什么威?这其实就是方鸿渐的一种恐惧。因为他在船上与苏小姐的暖

## 谈论可以去除恐惧

陈思呈

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总是难免各种恐惧,但其中有一些恐惧是毫无意义的,它貌似恐惧未来,其实是恐惧过去;貌似恐惧他人,其实是恐惧自己。这样的恐惧也许可以通过觉察来去除,与朋友谈论它也是觉察的路径之一。在谈论中,我们会得出和黑塞一样的结论:“有些事或有些人让你害怕。从哪里来的害怕呢?你根本不应该怕任何人。如果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害怕,原因就是害怕的人承认了前者的权力。”

我常常会想到《围城》中方鸿渐的一个乌龙恋爱事件。他和苏

小姐这件事,是他从船上遗留下来的风流尾巴。本来下船后他就应该和苏小姐保持界线,当他爱上唐小姐,他更应该保持界线。但他却说“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每到苏家一次,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话又多说了。”

苏小姐到底有什么恩什么威?

这其实就是方鸿渐的一种恐

惧。因为他在船上与苏小姐的暖

昧,与鲍小姐的风流,都是他可被人诟病之处,他知道自己授柄于他人,尤其是当他爱上唐小姐之后,他对苏小姐的忌惮更深了。他不敢得罪苏小姐。但他并不敢正视这一点,反而把自己与苏小姐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解释为“自己太心软,常迎合女人,不愿触犯她们”,“只求做得光滑干净,让苏小姐的爱情好地无疾而终。”

要破除他对苏小姐的恐惧,只能让他去“看破”自己。如果他觉得他在船上,在欧洲,甚至以前所有的苏小姐知道的错事,他都能自己承担起来,那么,苏小姐自然也就不能拿他怎么样。事实上,苏小姐也确实不能拿他怎么样。他之所以恐惧苏小姐的“恩威并施”,无非是他自己心中惴惴难安,自己难以承担而已。

那么,为什么他要讨好?依

然是因为他的恐惧。他得

到了岳父的好处,他是拿

着岳父的钱去留学的。拿

了人的好处,必然也就受

限于人,他害怕岳父不高

兴,他承认了他岳父有这个权力。

这又让我想到爱尔兰作家威

廉·特雷弗的名篇《三位一体》:

一对孤儿小夫妻给一个老人当保姆

和管家,拿着老人的钱到国外旅

行,但阴差阳错没有到达老人要

求的目的地,小夫妻因此陷入

深深的恐惧。

他们为什么恐惧?去错了一

个地方而已,即便被老人骂一

顿,为什么需要如此恐惧?到了深

夜躺在床上时,他们很清楚:他们完

全被这老人控制了。为什么老人

能控制他们?因为他们贪图这位老人能给他们的好处。

原文说得很清楚:“他们对他

的遗产的贪恋恰如他们顺从的贪恋,正是这种贪恋造就了日益牢固的三位一体。他的钱,以

及钱所代表的自由,是他们生活

中的星辰,正如他的残忍是他余生最后的快乐。”

写到这里,我又心生怀疑,到底这对小夫妻是否能真的看清这一切?他们能否看到自己的处境与贪婪之间的关系?也许他们还是很难正视,因为贪婪还与无能相关,这一点令他们难堪,所以他们深夜躺在床上,还是无法与彼此交流心中的恐惧。

福克纳在他著名的获奖感言里提到:“青年作家……必须让自己懂得,所有事情中最卑劣的就是感到恐惧;他还必须让自己知道要永远忘掉恐惧,占领他工作室全部空间的只能是远古以来就存在关于心灵的普遍真实与真理,……关爱、荣誉、怜悯、尊严、同情和牺牲,这些就是普遍的真理。除非他这样做,否则他便会在诅咒之下工作。”

看到这一段,我有些吃惊,福克纳竟然用了“卑劣”这么严厉的词。但是我在想,不必恐惧我们的恐惧。今天我和朋友交流着恐惧这个话题,谈话所经过之处,我都感到一种照亮,照亮之处就不再感到恐惧。这就是我们比那对孤儿小夫妻强大和幸运的地方:我们可以谈论它,一经谈论,它就在瓦解的路上。

有一些恐惧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地损耗一个人的精力,对生活毫无建树。所以它应该去除。但世界上没有什么强行要求去除就能去除的心病,道路只在于觉察二字。谈论就是觉察的方式之一。

它像一个见不得光的鬼,而觉察就像光束。所以当我们觉察到的时候,它就在消失。

我一直钦佩娴于辞令的人。除了因为自己口拙而心生羡慕之外,主要是他们言谈间流露出的从容舒展令人心怡。“想得到”与“讲得出”之间,于我往往能远隔千山万水,于人却有水到渠成的丝滑。听会讲话的人讲话,几乎有一种欣赏的快乐。

阙政的《对坐与独白》就是一本会讲话的书。据她自己讲,这个书名让她想起电影《东邪西毒》里的欧阳锋,不过比起那种大漠孤魂的荒寒,我想起的倒是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轩”。明明是孤身一个人,却想着该与谁同坐呢,坐下来之后做些什么好呢,想着想着就快活起来——清寂中却能见俏皮的一处所在,正如这本书的简洁言辞里,每每藏着如泉源涌地般的活泼。

《对坐与独白》的副标题叫作“一名电影记者的十年观影手册”。手册的意思,大概指的是书中收录文章大都篇幅不长,且多是因人因事写作而成。其实比起“手册”来,我觉得这本书更应该叫作“笔记”,它分明有着前人笔记的特点:信手而成的潇洒,兴之所至的抒发,时而认真,时而促狭,忽而恬淡,忽而澎湃。对于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优点也和笔记一样,可以随手翻翻,可以随意放下,余香萦绕,就像一杯好茶。

作为一个打酱油写影评的半吊子,我和阙政老师的观影趣味不尽一致,即使在特别一致的地方,我好像也欠缺她的热情。在《一个莎剧演员活生生把波洛变成了007》中,她的吐槽可谓舌灿莲花,看得同为阿婆粉丝的我,捧着书抖抖地笑个不停;她非常喜欢电影《利刃出鞘》,我就觉得一般般。但即使是我和我观点不同的文章,我也能从头到尾看完,并且时不时地恍然“啊原来她是这么想的”,就像一个鬼点子多的朋友在开腔,我可能跟不上她的节奏,但是听她谈谈讲讲,总有乐趣。非要追求开卷有益的话,可以说这是一种补足式的阅读。

另一部分则是非常合我心意的文章,但是因为自己都感觉到了强烈的主观代入,反而吃不准别人读了会不会也有共鸣。比如她写电影《梅艳芳》,题目就可在我心上:《天生不高贵,但艳丽到底》。这篇文章最后,是一个非常利落的豹尾:“有生之年不要看到有人拍《张国荣》。”这种爽脆使得我内心有无数表情包在和着这句话疯狂点头。“收你做我的迷”,刻在无数人心里,或者不过是巧合,是一种不可抗力。但是放眼看开,我们能够同代为人,未尝不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缘分。类似的这种记录当然是个人化的,但是与此同时,又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印记。

尤袤的诗说:“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阙政老师仿佛没有这种困境,她的讲述历历宛如珠落玉盘。与她对坐,听她独白,都是乐事。心下快活自省,足以弥补我口不能言的遗憾了。



景长天气好 (中国画) 邵琦

考——全部发生在棋盘上。

下课后,我问他:“要不要留下来,听听哥哥姐姐们的课?”他伸手去拿那个红纸包着的糖,然后很坚定地摇了摇头。他知道,今天已经够了。我告诉他:“你可以玩一会儿,可以听,也可以走。”选择权,依然在他手里。他玩了一会儿,被妈妈抱走了。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再教这么小的孩子启蒙了。但这一堂课,让我再次确认:三四岁的孩子,学围棋

不是难事。真正重要的,是方法。我把小木鱼的故事写下来,不是为了展示成果,而是留给更多正在犹豫的家长一个参考。围棋的第一步,从来不是规则,而是——被认真对待的那一刻。

这堂课结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对我来说,那只是新年第一天,一堂完成得很顺的启蒙课。孩子安定,家长安心,棋盘合上,一切都刚刚好。但围棋真正开

始的地方,并不在教室里。

后来妈妈告诉我——元月一号下午,小木鱼睡醒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还想去围棋变化。”不是“上课”,不是“学习”,而是“变化”。对他来说,玩和学是同一件事。下棋,就是下棋。他还说,他很喜欢这个老师,还想来找老师玩,也想继续学。

一号中午刚回到家,妈妈就为他下单买了棋盘,“这件事,值得继续。”她准备在家里陪他慢慢下。

四号,我回访老师的情况。妈妈说了一句话,让我吃了一惊:“他今天练了三个小时。”我一开始以为是夸张。但她接着说得非常具体——中午回来,下了一个小时;下午睡醒,又下了一个多小时;晚饭吃好之后,又下了一个小时。没有人要求,没有人监督,也没有“你该练棋了”。他是自己要下的。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开心。也很骄傲。不是因为“教得成功”,而是因为——孩子的生命力,被保护住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三个人共同完成的开始:一个愿意信任、愿意陪伴的母亲;一个被认真对待的孩子;一个懂得放手、不急着教的老师。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我把小木鱼的故事写下来,不是为了证明“围棋有多厉害”,而是想告诉更多家长:真正好的启蒙,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继续生长。当孩子回到家,还想继续;当棋盘合上,兴趣却没有结束——那才是启蒙真正完成的时刻。

围棋的第一步,从来不在规则里。而是在一个孩子,醒来之后,还想回到棋盘前的那一刻。

## 从前的日子,从前的信

郭芙蓉

大学。从黄浦江到黑龙江,最快半年才能见面,长途电话也无法经常打,千里之遥全靠飞鸿传书,所以我们的家书很多。那会儿真的是从前慢,一封信要一周左右才能到沪,而我肯定是他同学家属里面写信最多的,因为每周他都能收到远方妻子厚厚的信。我当时在媒体工作,忙得很难一气写完一封信,只能抽空时断时续地写,太厚了就寄出去。他毕业时骗我说信都扔了,看见老婆变脸,马上交代只丢了信封,信全部都在呢,因为那是支撑他完成学业的精神支柱。有趣的段子是我家娃娃很小,学妈妈样子也要给爸爸写信,拗不过她,有一次竟然写了满满一张A4纸。她太小了根本不会写字,于是每封家书里都有孩子涂鸦大作,先生会

与王充闾先生围绕《譬如登山:我的成长之路》一书的往来,每每谈及便感怀不已。

薄荷

读着读着就快活起来